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七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八

明 張溥 輯

張融集

賦

海賦

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傳

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鳥表裏

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

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

木生之作君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為

山為川總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則

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總江漢回混浩潰巔

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擬江巖江撞則八紘摧隕鼓怒

則九紐折裂增於長風以舉波瀾音天地而為勢音

活

郭

藍



草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萑萑蓁蓁

窅窅翳翳晨鳥宿

音秀

於東隅落河浪其西界茫沆

于剛

汴

河汨

于突

礪

于磊

漫

無官

桓旁踞委岳橫竦危巖重彰岌岌攢

嶺聚立律

磊兀

礪

音窟

森

今磊

欽

欽

架石相陰陰墮

徒罪

阨阨橫

出旁入鬼鬼

支罪

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橫岫形參

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

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巖昭春而自華江澤

許江

泊泊

許百滌曷巖拍

芬百

嶺觸山礪石汙濁

干各

寒

音寒

況

于朗

礪

磊

決

朗於

濃河

阿音

流柴磧

五感反

岼

五虛

頓浪低皮蓉

苦降

砢

苦交

砢

苦江

砢

苦江

折嶺挫峰穿浪礪

音郎

培朋山相磬

苦合

萬里藹藹極路天

外電戰雷奔倒地相礪獸門象逸魚路鯨奔水遽龍魄

陸振虎魂却瞻無後向望行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

乃山橫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鬱若飛

煙奔雲以振霞連瑤光而交綵接玉繩以通華爾乎夜

滿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無文山門幽暖岫戶

益益九天相掩王地交氛汪汪橫橫

音皇

沆沆

于剛

浩浩

音害

淬清潰大人之表決於蕩君子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

開浪散波合岳起山隕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

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石出錄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橫

門產魚則何懼

音鱖

音鮐

音鮓

音鮓

音鮓

音鮓

音鮓

音鮓

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噴灑噦於噫於流

雨而揚雲喬臚壯脊架岳而飛墳跽音挺動崩五山之勢

閭矣睞矣煥七曜之文螭螭瑁蚌綺貝繡螺玄朱互綵

綠紫相華遊風秋瀨泳景登春伏鱗漬綵昇鮓洗文若



乃春代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塗於  
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如膏落輕雨之依依觸  
巧塗而礧去紺遠抵欒木以激揚浪相礧傍各而起千狀波

獨湧乎一萬容蘋藻留映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之  
深明藕移玉清蓮代金盱芬芳於遙渚汎灼爍於長潯  
浮艫雜軸遊舶交艘帷軒帳席方遠連高入驚波而箭  
絕振排天之雄颿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徧萬  
里而無時浹天地於揮忽雕隼飛而未半鯢龍蹕貧教而

不逮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陰鳥陽禽  
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翮雲舉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  
漲波渚陶玄浴素長絃四斷平表九絕雉翥成霞鴻飛  
起雪合聲鳴侶竝翰翻羣飛闕溢繡流浦照文爾夫人  
微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增漢無陰照天容於鯢渚  
鏡河色於魴潯括蓋餘以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  
而義維靜跡有事而道無心於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  
岫天英徧華日色盈秀則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

以衣風逸玄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

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遏日以飛柯嶺回峰

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真若乃

幽崖隄

於陞倉夾

隈隩之窮駿波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

攻有卉有木為灌為叢路糅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

連韻共風蕩洲礫

去角

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

如戰振駿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

風歛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

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珠岫珎岑合日開夜舒  
月解陰珊瑚開續瑠璃竦華丹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  
潰潰浴干日月淹漢星墟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  
無從而空滅籠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員  
去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  
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  
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緯其何經道  
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膠有於生末亡無

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  
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  
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喆者幾於上善吾信哉  
其為大矣

箋

與豫章王嶷箋

朱謙之吳郡錢塘人父昭之假葬田側為族  
人幼方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執喪事長  
不婚娶永明中手必殺幼方詣獄自繫時嶷  
為郡刺史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璉司徒左西

掾張融牋上疑疑言之世祖嘉其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憚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一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軒冕既申私禮繫以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即為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繇融等與謙之竝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

書

與從叔永書

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  
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  
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備勉身就官十  
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者三吳一丞雖屢舛錯  
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  
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與王僧虔書

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  
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  
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  
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

與從弟瓌書

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  
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  
率兵入郡斬之高帝即命  
瓌吳郡太守融與瓌書



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

答周顒書

并答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魂首復為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植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折既赴所志今為子言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答

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為道可知者  
也能知而不知所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為能知  
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  
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沈藹所以  
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  
營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  
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  
怕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

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為性遊簡且韻猖狂曠不能  
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疎志庶足下罔象  
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鳧  
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  
以般若為宗二篇所翬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  
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周曰法  
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

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  
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  
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沖其  
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  
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  
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  
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  
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

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  
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  
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  
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  
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  
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  
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

則乙答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然吾不復  
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施本已  
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  
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  
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

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自擊儒墨閭閻從來何諍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鬪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鳧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答

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邪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



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  
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瀝  
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顥重答張長史書

并重問

周顥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  
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  
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  
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

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之家因  
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  
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  
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  
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  
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大夫士應世其體無方或  
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  
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

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  
出矣爍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  
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  
又無侮於火本末知此火本者將為名乎將或實哉  
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為實矣斯則  
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  
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釋老氏之與釋家又

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  
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  
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間曰足下法性雖以  
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  
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  
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  
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  
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

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倘瞻餘慮惟足下其眊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蹟固然矣蹟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

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  
來一於佛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  
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  
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鳧乙則  
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盲目擊高情無存老  
蹟旨蹟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  
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  
真諦實義公文可見矣將公於道章而得之乎為公



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公而玄德於方寸者此  
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  
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  
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  
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  
謂法性以即色圖空則法性為備矣今有人於此操  
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誚曰爾不同

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中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融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間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為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周之間曰足下

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  
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  
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弘明集○釋  
僧祐云余尋

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立意  
理在初番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 與周顒論釋法寵書

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寓  
海鹽納妻半年捨家住興

皇寺從道猛曇濟學成  
實論融與顒書稱之

古人遺族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  
大矣遠矣

論

門論

吾門世供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  
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隔五  
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  
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調神極吾見  
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  
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

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  
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於二何  
兩孔周剡山茨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  
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況驚舟失拖於  
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不  
徒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感其一章  
通源二道今秦諸賢以為何若

周顒難張長史門論書

并問。顒於鍾山立山茨精舍與張融遇

輒以立言相滯彌日不解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樵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

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  
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  
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  
而遂通達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  
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  
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覺義極虛無般若所  
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

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鳬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



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  
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  
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  
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  
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  
每泐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  
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

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  
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  
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  
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  
異邪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序

問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  
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  
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  
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  
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  
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  
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  
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

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為用將使性  
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  
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  
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  
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網也

誡

臨卒誡子

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

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  
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隕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  
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詩

白日歌

序曰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而彼日月不能不謝固  
知無準衰為盛之終盛為衰之始故為白日歌

白日白日舒天昭暉數窮則盡盛滿則衰

蕭史曲

引響猶天外吟聲似地中戴勝噪落景龍歆清霄風

憂且吟

鳴琴當春夜春夜當鳴琴羈人不及樂何似千里心

別詩

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六十八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九

明 張溥 輯

孔稚珪集

表

上新定法律表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  
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

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  
圖踐帝天地更筭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頽而  
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勅臣  
與公卿八坐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  
受成規創立條緒使魚監臣宋躬魚平臣王植等鈔撰  
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疑  
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  
二十卷錄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以今奏聞請付外施用



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  
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  
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  
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  
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  
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  
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  
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

此之繇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  
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  
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  
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寃於遐  
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  
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  
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繇空勤永歲不  
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

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宜流，班習  
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  
選，其能邑長，竝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  
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  
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括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  
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  
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  
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

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陳通和之策表

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算略之要  
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  
驛虜庭擁而言之憂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  
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  
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為國家舉  
動不宜執一師之進退惟視機宜敵之強橫何關美惡

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竿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蟲  
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損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  
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  
蠭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  
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  
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靄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  
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  
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

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  
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棄甲亡其九故  
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  
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  
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  
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陵  
廟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  
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

量復挑疆敵遂迺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好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厯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劒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壞癭食樊漢今茲蟲毒侵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闕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為不

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為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



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  
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虜頑而愛奇貪而  
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  
臣之啟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和哉彼  
之言戰既殷勤臣之言和亦憫濶伏願察兩塗之利害  
撿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  
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  
千里

讓詹事表

太子霞騫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自  
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瓊條竇嬰  
戚貴於西京陸曄風素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  
亦何斯而敢參冒也

為王敬則讓司空表

故李通豪贍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與聲華入選先帝  
擢臣以榮華陞下伸臣以富貴遂行北帶五州東跨六

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嶽蟬佩之映則左右交暉龜組之  
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動則劒戟如雲飛蓋暫停則歌  
鐘成列擬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  
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  
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啟黃扉而燮五  
緯躡青帷而綢四序

### 薦杜京產表

永明十年推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  
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

京產  
不報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于天挺  
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  
與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舍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  
採芝幽澗耦耕自得新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慾麻  
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  
谷結組登朝則岳谷含懽薜蘿起忤矣

奏

# 奏王奐罪

奐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世祖大怒  
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遂殺之

雍州刺史王奐啓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扇動  
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勅使送興祖下都  
奐慮所啓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今體  
傷捷蒼黥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  
祖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  
興祖啓聞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

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真使伏身三十人來稱救錄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贓私興祖既知其取與即牒啓真不問興祖後執錄真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樣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今啓乞出都一辨萬死無恨又云真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真意乃可真第三息彪隨真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興祖又云興祖家餉廩中下樂食兩口

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  
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負治著興祖日急判無濟理十  
一月二十一日與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獄自  
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黢  
陰下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  
人重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興祖在獄  
噉苦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勅  
以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勅使

送下負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負意毀故丞相若陳顯  
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罪並  
合窮戮

### 奏王融罪

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叔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為奏

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  
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聲勢專行權  
利反覆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



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  
融依源據答

啓

謝賜生荔枝啓

綵葉雲舒朱實星映離離昔聞晔晔今覩信西岷之佳

珍諒東鄙之未識

藝文類聚

藝文

此下云角昂興而

吐日離離繁星著天七命析龍眼之房也

按王逸荔

枝賦曰乃觀荔枝之樹其形色煖若朝雲之興森如橫

天之簪角亢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若朝  
霞之吐日離離如繁星之著天張景陽七命析龍眼之

房剖椰子之殼稚珪啓正用逸賦中語七命則景陽七命也藝文於其上既脫寫王逸賦又以七命誤連為一耳尺牘用逸賦四語為稚珪啓而前啓乃反不載蓋繇襲藝文之誤遂不加考

書

答蕭司徒書

稚珪啓民蚤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恩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沖盡為心以素還成行迹蹈善萬之淵神明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

墜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  
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  
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  
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齊  
敬歸依蚤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  
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  
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迴向實顧言  
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况

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  
序萬門朗奧億品宣玄言雖願違心不覺醉更未測明  
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  
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  
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  
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  
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  
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魚敬以

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  
悟之所導舉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啓

又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以論  
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麤遠近實有  
慙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  
極惟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  
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

索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  
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于於天表老  
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  
為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  
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  
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  
之所歸輒歸明公所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  
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

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下誠伏願採  
其末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又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啓得示具懷  
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云常所慨也但  
在始通道則宜然數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  
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

碑

玄館碑

夫朋白兔而侶青鳥啓銀函而講金字者有道存焉故  
能大叩玄宗鬱為物範則天地正六合照日月而導蒼  
生神道無門陰陽不測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  
弟子之敬廣成在崆峒之上軒轅稟順風之禮洛浦笙  
飛之秀關山駕鳳之英凡此之儔希世間出皆雍容以  
沐咸池或蕭灑而開閭闔

褚先生伯玉碑



夫河洛摘寶神道之功既傳岱華吐秘仙靈之迹可覩  
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冥默殊源顯晦異軌測  
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  
雲舉控鶴於玄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遯形神翦帝宮迹  
留劒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  
地之險也歎竇遏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  
生攀途躋阻宿泄涉折而衡飈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  
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翻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

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  
席銘曰闕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鼓玉京絕封  
萬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烟霞入  
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移文

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  
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

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  
展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  
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  
既文既博亦立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  
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  
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繇傲百氏蔑王

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  
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  
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  
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  
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  
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理  
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

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  
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  
山人去兮曉猿驚昔間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謂慨游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  
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捉

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  
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  
蕙路汙淶池以洗耳宜局岫幌掩雲闕歛輕霧藏鳴湍  
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暝膽壘頽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  
逋客

祭文

祭外兄張長史文

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領學不師古因  
心則睿筌蹄象繇糠粃莊惠吾與夫子分協芳金憑風  
共酒藉月同吟

詩

白馬篇二首

驥子跼且鳴鐵陣與雲平漢家嫖姚將馳突匈奴庭少  
年鬪猛氣怒髮為君征雄戟摩白日長劒斷流星早出  
飛狐塞晚泊樓煩城虜騎四山合胡塵千里驚嘶笳振

地響吹角沸天聲左碎呼韓陣右破休屠兵橫行絕漠  
表飲馬瀚海清隴樹枯無色沙草不嘗青勒石燕然道  
凱歸長安亭縣官知我健四海誰不傾但使強胡滅何  
須甲第成當今丈夫志獨為上古英

白馬金具裝橫行遼水傍問是誰家子宿衛羽林郎文  
犀六屬鎧寶劍七星光山虛弓響徹地迴角聲長宛河  
推勇氣隴蜀擅威強輪臺受降虜高闕翦名王射熊入  
飛觀校獵下長楊英名欺衛霍智策蔑平良島夷時失



禮弁服犯邊疆徵兵離薊北輕騎出漁陽集軍隨日暈  
挑戰逐星芒陣移龍勢動營開虎翼張衝冠入死地攘  
臂越金湯塵飛戰鼓急風交征旆揚轉鬪平華地追奔  
掃鬼方本持身許國况復武功彰會令千載後流譽滿  
旂常

旦發青林

孤征越清江遊子悲路長二旬倏已滿三千眇未央草  
雜今古色巖留冬夏霜寄懷中山舊舉酒莫相忘

遊太平山

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陰澗落春榮寒巖留夏雪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九